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
QINGZHONGGUOGONGCHANDANGCHENGLI90ZHOUNIAN

红色记忆

系列之一

共产党救了俺的命(下)

□ 记者 张丽娜 通讯员 李红娃 文/图



一颗红心向着党。

上篇说到，何遂周为躲避杀父仇人的迫害，参军投靠共产党，给当时的龙门县县长宁晋山当警卫员。这是1948年初发生的事儿。之后，何遂周的人生发生逆转——他踏上了硝烟弥漫、九死一生的战场。

1 信若送不出，全连都得完

1948年春天，洛阳解放。洛阳县、龙门县合并为洛阳市，杨少桥出任洛阳市第一任市长。

由于何遂周脑瓜儿活，腿脚勤，表现不错，宁晋山把他推荐给杨少桥，让他当杨市长的警卫员。

何遂周跟着杨少桥过了一段太平日子。突然有一日(大概是1948年12月底)，他们接到毛主席号令：将革命进行到底！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杨少桥兴奋地对何遂周说：“咱为国家效力的时候到了！”

很快，何遂周追随着换了新身份的杨少桥——第四野战军华中支援前线司令部参谋长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南下闹革命。

这是一支后勤部队，专门为前线部队运送枪支弹药。何遂周被编入运输连摇机班，“负责摇着机器发电报”。

“前头作战部队走着，我们跟着，遇见没被清剿完的敌人，

就乒乓乓打一阵”。一路打到了衡山，司令部驻扎在山坡上修整；运输连就在山外的一个废弃大厂看管汽车和弹药。不料狡猾的敌人偷偷包围了这个大厂，运输连被切断了与司令部的联系，电报也发不出去了。

眼看形势危急，连长皱着眉头对何遂周等3名通讯兵说：“一定得把信儿送给司令部，请求大部队支援。信儿送不出去，全连都得完蛋！”

从该地到山坡要闯过好几道封锁线，此去九死一生。3名通讯兵都是十几岁的毛头小子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们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拍着胸脯向连长保证：只要留得命在，就一定把信儿送出去！

3人在战友的掩护下出发，可是敌人的火力太凶猛了，他们没闯出几步，就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了两个。

2 勇闯封锁线，火线成党员

何遂周还活着。他匍匐在地，心突突跳着。耳边子弹“嗖嗖”滑过，他想起了警卫排长曾经讲过的一段话：“小鬼，执行紧急任务时，切记先防身再听音！所谓防身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，通讯兵最紧要的是保性命，有命才能完成命令，不能跟敌人硬拼；所谓听音，机枪的子弹是一梭子一梭子打的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……哒哒哒，哒！是有节奏的，要抓住敌人换子弹的时候快速前进。”

老排长还教过他一招“障眼法”：把帽子挑在枪尖上伸出去，诱使敌人放枪，等他们放空子弹。

他知道这时候不能慌乱，于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摘下军帽，挑在枪尖上送了出去。果然，敌人冲着这边疯狂地扫射。何遂周侧耳倾听，机枪的节奏似乎停顿下来了，他猫着腰冲了出去……

他成功了！活着将信儿送到了司令部。大部队迅速救援运输

连，全歼了敌人。一位姓金的首长拍拍何遂周的头，欣慰地说：“我代表党支部吸收你为党员。现在你还不满18岁，只要你年龄到了，就能成为党员。”

衡山战役结束后，这位首长被土匪伏击，不幸牺牲，临死前，他还特意交代身边的人，“何遂周入党之事打衡山时就定下来了”。

1953年，两位老革命当介绍人，杨少桥见证，何遂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3 生是大老粗，最愿学文化

某日，杨少桥将何遂周叫到一边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你好好干吧，你父亲的仇已经报了。当年害死你父亲的那个恶霸，已经被枪毙了。”何遂周心头一热，险些落泪。革命已成功，自己已是共产党员，何遂周无事挂念，只有思乡心切。他向杨少桥请示：“我回洛阳吧？洛阳建了拖拉机厂，我回去造拖拉机去。”

杨少桥不批准：“不行，咱得

上北京！”

到了北京，杨少桥当了中央财政部部长助理。何遂周对他说：“我想学文化，你看咋弄，我去哪儿上学？”杨少桥说：“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正适合你，先去那儿学仨月吧！”何遂周就进了速成中学。跟他同班的有《半夜鸡叫》的作者高玉宝、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。何遂周学得很认真，顺利拿到了高小文凭。

这时候，方毅出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。“肚子里多少有了点墨水”的何遂周被组织上安排当了方毅的通讯员。半年后，何遂周挠着头、吭吭哧哧地对方毅说，他还想去学文化。方毅呵呵笑了：“好，就叫小孩儿去学习吧！”

何遂周又去中央财政经济学校啃书本。之后，由于西北缺干部，他被调到青海工作了几年。

4 忠孝难两全，回乡领民兵

何遂周想将母亲接到身边生活，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家乡，反而一封接一封来信，催儿子回洛阳。

何遂周是名孝子。他的父亲被坏蛋砍死了，母亲因受惊吓过度，神经衰弱，身体孱弱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现在国家太平，他觉得该尽孝了。

1957年，何遂周办了退职手续，回到故乡，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他在当时的龙门矿小当过教员，因文化不高，“弄不成”，主动辞职；后又去洛阳贮运站汽车队当司机，总算人尽其才。

1962年，洛阳市委号召党员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。何遂周响应号召，带着媳妇、孩子回了老家李楼乡。这倒不全因他思想觉悟高，而是“城里的工资实在太低，还不如回家种地”。

那时流行的是“全民皆兵，大办民兵师”，李楼乡成立了民兵独立连，何遂周被乡党委任命为民兵连连长。

“民兵老拽了，穿着灰军装，有手枪，还有火炮、机枪，全副武装！”何遂周常跟后辈大侃当年的辉煌，说是“李楼的民兵在全市都很有名哩”，“三夏”、“冬防”

随叫随到；修过焦枝铁路，建过漫水桥，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。

民兵没有工资，全是义务劳动。他们跟农民一样挣工分，靠工分吃饭，没有额外津贴。“现在的人，估计会觉得民兵很傻，那是不理解我们。人不是靠吃饭活着的，是靠精神活着的。我们那时候有精神，所以再苦也不觉得苦。”何遂周说，莫说出把力，他甚至愿意把命献给共产党。

他抚摸着父亲的牌位，提及共产党的恩情，老泪纵横：“这条命是共产党救的！我生是共产党员，死了也是共产党员！”

征稿启事

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再平凡的人，也有自己难忘的故事。您在生活中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那些有趣的、感人的、曲折的、温馨的故事，是我们想要倾听的旋律。如果您愿意，请讲给我们听。报料热线：18937992539。